

孕育了《哈利·波特》和《指环王》的文学之源

魔幻经典读本



Turn of the Screw 旋转的螺丝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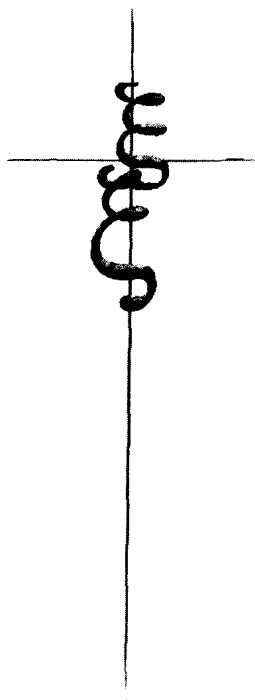
[美] 亨利·詹姆斯等 著 刘勃 彭萍 译

关于古堡、墓地、森林，集冒险和爱情、
浪漫与恐怖于一体的灵异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孕育了《哈利·波特》和《指环王》的文学之源

魔幻经典读本



Turn of the Screw 旋转的螺丝钉

[美] 亨利·詹姆斯等 著 刘勃 彭萍 译

关于古堡、墓地、森林，集冒险和爱情、

浪漫与恐怖于一体的灵异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旋转的螺丝钉/[美]詹姆斯等著;刘勃、彭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魔幻经典读本)

ISBN 7-300-05403-X/J·116

I.旋…

II.①詹…②刘…③彭…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199 号



魔幻经典读本

旋转的螺丝钉

[美]亨利·詹姆斯等 著

刘勃 彭萍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9.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1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

《旋转的螺丝钉》：一个看起来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儿却被学校开除了，新上任的女家庭教师难以接受学校对他的批评。而随着事情的发展，女家庭教师渐渐发现了真相，她感到震惊和恐惧，但她勇敢地采取行动来挽救她的学生。

《瓦提克》：狂妄自大的哈里发瓦提克妄图洞悉他不该知道的天机，在“恶毒母后”的教唆下，犯下滔天罪行以取悦异教徒，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得到天下的权势和财富，却不料……

《奥特朗托城堡》：哥特式小说的开山之作。奥特朗托城堡的主人曼弗雷德不断受到打击：惟一的儿子在举行婚礼之日被从天而降的头盔压死，女儿也被他亲手错杀。在神秘恐怖的境况下，他不得不将城堡让予其真正的主人西奥多。

关于作者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贵妇的画像》、《鸽翼》等，中短篇小说《旋转的螺丝钉》等。

12/10/18

目 录

旋转的螺丝钉

引子	(3)
第一章	(10)
第二章	(14)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6)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2)
第九章	(47)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55)
第十二章	(59)



第十三章	(63)
第十四章	(67)
第十五章	(71)
第十六章	(74)
第十七章	(78)
第十八章	(83)
第十九章	(86)
第二十章	(90)
第二十一章	(94)
第二十二章	(100)
第二十三章	(103)
第二十四章	(107)

瓦 提 克

序言	(115)
瓦提克	(118)

奥特朗托城堡

前言	(197)
第一章	(200)
第二章	(221)
第三章	(241)
第四章	(259)
第五章	(277)

旋转的螺丝钉

[美] 亨利·詹姆斯 著

刘勃 译

引 子

圣诞前夕，在一处故宅里，格里弗林的故事将我们几个围着火炉而坐的人深深吸引住了，我们都屏住呼吸——情节太可怕了。我记得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惩罚降临在一个孩子身上。在一所像我们现在聚会的故宅里出现了一个幽灵：一个小男孩正和妈妈在房间里睡觉，突然，他看到了幽灵那骇人的面孔，他急忙唤醒他的妈妈，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驱散自己的恐惧，让她哄着自己再入睡，而是为了让妈妈也看到他所看到的骇人场面——这是我对这个故事的一点看法。就是这种观察得到了道格拉斯——不是当场，而是在晚上——有趣的回应，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些人故事讲得不怎么有效果，我发现他与众不同。这让我觉得他有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只需拭目以待。实际上我们足足等了两个晚上。那个晚上快要散席的时候，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十分赞同格里弗林的鬼怪小说，或者别的称谓——故事起源于这么小的一个男孩，让它增色不少。但是，这并不是第一部牵涉到小孩的鬼怪小说。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已能让故事获得很大的



成功,你又怎么解释出现了两个孩子?”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有人大声说,“他们让情节更惊心动魄!我们也很想听听两个人的故事。”

我看到道格拉斯从火炉旁站起来,背对着火炉。他的手插在口袋里,没有看那个说话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听过这样的故事。太恐怖了。”这当然引起了不少议论,我们的朋友道格拉斯很冷静,他的目光扫过其余的听众,酝酿着自己的胜利:“它超越了人类的想像。据我所知,人类无法解释它。”

“只是为了单纯的恐怖?”我问道。

他好像说不单单如此,但又不知如何表达。他的手拂过眼睛,面部有点扭曲:“为了可怕的——可怕的一切!”

“哦,太精彩了!”一个女人叫道。

道格拉斯并没有注意到她,他看着我,但好像看到的又不是我,而是他要说的话:“为了离奇的丑陋、恐惧和痛苦。”

“哦,那么,”我说,“就坐在这儿,马上开始吧。”

他又转向火炉,用脚踢了一下一段木头,并注视了一会儿那段木头。然后他又面对大家:“我现在不能讲。我必须往镇上写一封信。”听到这儿,大家都很失望、痛苦,还有责备声。他解释道:“这个故事已经写好,在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放着——有好多多年没动过了。我可以给我的仆人写一封信并把钥匙装在信封里,他拿到了钥匙就可以把包裹送过来。”

他好像在特别郑重地对我宣布此事——好像在恳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帮助他。他打破了历经多个寒冬结成的厚厚的冰层,他有理由保持长久沉默。其他的人都憎恨这种拖延,而我却对道格拉斯的谨慎入了迷。我恳请他马上写信,让我们能早日一饱耳福。然后,我问他正在讨论的经历是不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快回答道:“哦,感谢上帝,不是!”

“那么,那些记录是你的了?你把整个事件记录了下来?”

“只是一些印象。我把它记在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胸口，“我永远不会失去它。”

“那么你的手稿——”

“是老得退色的墨水还有美丽的手写出来的。”他又从火炉旁站起来，“一个女人的手。她已经去世 20 年了。她在死前把原稿送给了我。”他们都在认真地倾听，当然会有人给出一些推论。但如果道格拉斯无一丝笑容地避开这些问题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恼怒。“她是一个最有魅力的人，她比我大十岁。她是我妹妹的家庭教师，”他平静地诉说着，“她是我见过的最称职的家庭教师，她很伟大。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正在三一学院读书，第二年夏天我回来时在家里见到了她。那年我在家待了很长时间——很美好。在她空闲的时候我们便在花园里散步、聊天——交谈中我发现她很善良、很聪明。哦，是的，别笑，我很喜欢她，现在想一想，她也喜欢我，这令我感动不已。如果她不喜欢我，就不会告诉我这些事。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些事。虽说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我却相信她没向外人说过。我确信，我理解。当你听到这个故事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事情太恐怖了？”

他依然定定地看着我。“你会轻而易举地判断出，”他重复着，“你会的。”

我也直视着他：“我明白了——她恋爱了。”

道格拉斯第一次开心地笑了。“你反应很快。是的，她恋爱了。更确切点儿说，她那时坠入了爱河。爱情显露出来——没有爱意她不会讲这个故事。我明白这一点，她也知道我的爱；但我们都没说穿。我还记得那个时间、地点——草坪的一角，高大的山毛榉树阴下，炎热漫长的夏日午后。这种场景好像不会隐藏着恐惧。但哦——”他离开火炉，跌坐在椅子上。

“星期四早上你就会收到包裹？”我询问。



“有可能还要写第二封信才能拿到包裹。”

“那么，晚饭后——”

“你们还会在这儿等着见我？”他环顾大家，“难道没人离开吗？”几乎是一种期望的语气。

“每个人都会留下来！”

“我会——我会！”那些动身日期早已定下来的女士们大声地喊着。然而，格里弗林夫人好像还想知道得更清楚一点儿：“那个女家庭教师到底爱上谁了？”

“故事会告诉你。”我抢着回答道。

“哦，我已迫不及待想听故事了！”

“故事不会告诉你这个答案，”道格拉斯说，“字面上没有，连暗示也没有。”

“那么，太遗憾了。这是我了解真相的惟一途径。”

“你不会告诉我们吗，道格拉斯？”有人问道。

他又站了起来。“是的——明天。现在我必须去睡觉了。晚安。”他迅速拿起一个烛台离开了困惑不解的一堆人。我们听到他上了楼梯，脚步声消失在棕色大厅的尽头。格里弗林夫人说道：“好了，我不知道她爱着的男士是谁，但我却猜得到他是谁。”

“她比对方大十岁。”格里弗林先生说。

“想一想——处在那个年龄！但太棒了，他长久的沉默。”

“40年！”格里弗林插话。

“终于要爆发了。”

“这种爆发，”我回答道，“将会让周四的晚上成为难忘的一刻。”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现在只对这件事有兴趣。故事刚刚开头。我们握手告别，各自回房间睡觉去了。

我知道第二天装有道格拉斯钥匙的信就会由第一个上班的邮差送往他在伦敦的公寓。但尽管——或者可能是由于——这种认识的传播，我们一直没打扰他，直到晚饭后——这样一个时刻，我们

满怀希望。他也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无所不言。在大厅的火炉前，我们仍像昨晚那样一头雾水。看起来他答应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真的需要一个精彩的序幕。更确切地说，如何写好这个序幕正是我现在要说的话，这在后来的原稿里解释得很清楚。

可怜的道格拉斯，临死前告诉我，其实他在第三天就收到了稿子，但在第四个晚上他才开始读给我们这些静静等待的一群人听。曾宣称要留下来的归期已定的女士们，当然，谢天谢地，她们没能留下来：她们走了，因为日期已安排好，带着已被激起的好奇心不满地离开了。但将我们紧紧吸引在炉火旁的是弥漫开来的恐惧。

一个乡村牧师最小的女儿，20岁，第一次来做教师。她不安地来到伦敦面试。他们在哈利街的一所房子里见了面，那个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雇主是个绅士，一个正值壮年的单身汉，这样的形象只会在古老的小说中出现，在梦境中出现，现在他却站在了这个内心悸动、焦躁不安的来自汉普郡教区牧师家庭的羞涩女孩的面前。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这个人的类型，很幸运它从未绝迹。他相貌俊朗，无拘无束，收放自如，精力充沛，充满阳刚之气，待人很和气。毫无疑问，她被他吸引住了，他那么完美，那么英勇；但最打动她的——也是后来她为什么那么勇敢——是他很信任她，将一切交与她打理。她猜他很有钱，也很奢侈——他的时尚、他的英俊外貌、他奢华的生活习惯、他与女人相处的优雅方式。他在伦敦有自己的住所，那所大房子里面满是旅游用品和战利品。但他想让她马上动身去乡下的一所老宅，在艾塞克斯。

他的一个在印度当兵的弟弟两年前去世了，他的小侄子和侄孙女失去了父母，当伯伯的他成了他们的监护人。这两个孩子不可思议地落到了他的手里——一个毫无照顾孩子经验的单身汉，一个毫无耐心的人。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个大麻烦，但他很可怜这两个小孩儿，竭尽全力来照顾他们。他认为乡村最适合他们，就将他们安置在乡下的一所老宅里，找他认为最好的仆人来照顾他们，甚至还



派自己的贴身仆人去伺候他们；有时他还亲自来乡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难办的是他们没有别的亲戚，而他自己的事也要占用不少时间。他把他俩送到布莱，那儿很安全，环境不错。两个小孩住楼上，楼下是一位优秀的女士格罗丝太太，曾经当过他母亲的侍女，他认为要来的这位女家庭教师一定会喜欢格罗丝太太。格罗丝太太现在是管家，有时也负责照顾那个小女孩儿，她自己没小孩儿，所以很乐意。有很多人来帮助这两个孩子，当然要来的女家庭教师有绝对的权威。假期中，女家庭教师还要照顾小男孩儿，他刚刚上了一学期的课——虽然送去学校时他年龄还很小，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假期开始后，他马上就会回来。这个女人让他们开始远离不幸。她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人——直到她死去。剩下的最棘手的事是有关迈尔斯学校的事。从那以后，格罗丝太太也尽力来照顾弗洛拉；还有其他的人——一个厨师，一个女仆，一个挤奶女工，一匹小马，一个老车夫和一个老花匠，他们都值得人们尊敬。

道格拉斯展开了故事，这时有人问道：“那前任女家庭教师为什么死了？——难道是死于那么多人的尊敬？”

我们的朋友很快回答道：“你会知道的。我不作预测。”

“对不起——我还以为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呢。”

“站在继任者的位置上，”我说，“我想她一定想知道这个职位是否带来了——”

“对生命的威胁？”道格拉斯补充了我的想法，“她真的想知道自己的前任到底为何而死，她确实也找到了答案。明天你会听到她的答案。当然，前景对她来说有点儿残酷。她很年轻，没经验，很紧张——职责很重，又没人可以求助，很孤独。她犹豫了——花几天时间来咨询、思考。但薪水很丰厚，第二次面试时，她答应了。”道格拉斯在这儿停了一下以便听的人能跟上。我又说：

“最重要的是那个绅士的魅力，她才答应了这件事。”

他站起来，像昨天晚上一样，走到火边儿，用脚踢了一下木头，又背对着我们站了一会儿：“她只见过他两次。”

“是的，但这正是她美丽的激情所在。”

让我吃惊的是，道格拉斯听到这儿转向我们：“是很美丽，还有其他的東西。”他继续说，“她没有屈服。他坦白告诉她他的一切困难——有几个应征者不能做这件事。她们，不知何故，只是害怕。听起来很枯燥，很奇怪。最重要的是他的主要条件。”

“什么条件？”

“她永远不要来麻烦他——永远，永远。既不要恳求，也不要抱怨，不要写信，只是让她独自面对所有问题，从他的律师那儿拿钱，所有的事由她接管，让他能清静几天。她答应了，她对我说，等到有一天，一切负担都已放下，人人都很开心时，他能握住她的手谢谢她作出的牺牲，她便心满意足了。”

“但那就是她得到的全部回报吗？”一位女士问道。

“她再也没见过他。”

“哦！”那位女士说。当我们的朋友又一次匆匆离我们而去时，这又是一个重要字眼。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坐在炉膛边最舒适的一把椅子上，翻开一本薄薄的、镶金边儿的、封皮的红色都显得有些陈旧的老相册。整个事件用一个晚上都很难解释清楚，但第一次由同一位女士提出第二个问题：“你的题目是什么？”

“还没题目呢。”

“哦，我想到了！”我说。但道格拉斯好像没注意到我，他开始清晰地读出自他那美丽的女作者之手的优美诗篇。

第一章

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那段跌宕起伏、令人心悸的故事的开端。早起后到他家造访,我这几天心情很差,开始变得犹豫,感觉自己肯定会出差错。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上了马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他派车来接我的地方。我得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旅程,6月的午后,一次愉快的旅行在等着我。这天风和日丽,车子穿行在乡村的路上,夏天的甜蜜似乎在友好地欢迎我,我更坚信自己的选择。当我们转上大路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更舒畅了。所有的忧虑和担心显得有点儿多余,眼前的景色让我不由得高兴起来。那宽敞干净的车身,敞开的窗户,崭新的窗帘,以及两个服侍的女仆留给我美好的印象,我记得草坪和漂亮的花儿,还有车轮在砾石路上的滚动声,金黄色的天空下乌鸦在茂密的树梢间盘旋鸣叫。这与我那清贫的家截然不同。很快就来到了门口,一位拉着一个小女孩儿的绅士接我下车,他文质彬彬,好像我就是女主人或是什么重要客人。以前在哈利街对此曾有粗略的认识,对比眼前我感到这家主人的确是位绅士,也许在这里我会过得比他许诺的更好。

直到第二天,我的心情都很好,因为我成功地把自己介绍给了

我的学生。和格罗丝太太一起出现的小女孩儿长得很迷人,能和她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种幸运。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事后我都惊讶我的雇主并未事先告诉我更多她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我太兴奋了。失眠也令我感到奇怪,我还记得那种受到如此体面接待的感觉。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房间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壮观的大床,华丽的帷帐,那么大的穿衣镜,我还是第一次可以从头到脚看到自己,所有这些都吸引着我。太多的事一下涌进我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将如何与格罗丝太太相处,这也是来时在马车上我思索良久的问题。惟一让我感到不解的就是,很明显她非常高兴看到我。她是个体态丰满、朴素、平常、整洁健康的女人,不到半小时,我就觉察到她很高兴,我有点儿奇怪她为什么不想表现出这些。我在思考和猜疑,也许就是这些让我感到不安。

但是一想起我那个快乐迷人的学生,所有的不安就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她那天使般纯洁的美更让我夜不能寐,我几次起身在室内徘徊,透过开着的窗户观看夏日黎明的到来,观察视觉所及的院落的其他景致,倾听渐退的夜色中鸟儿开始啼叫,好像还有一两声奇怪的声音,它不像是从外面传来的,而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我惊异自己竟听到了。有一刻我能清楚地听到远处传来小孩儿微弱的哭声,当我有意识地来到走廊,我听到门前有轻轻的脚步声。但所有这些想像又不够清晰,让人难以抛开,它们都很模糊,也可以说,这些后来才发生的事此时出现在我面前。很明显,照料并教好小弗洛拉就是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在楼下已商量好,从今以后,晚上我要和她在一起,所以她的小白床就放在我的房间。我要照顾她的一切,这是她最后一晚和格罗丝太太在一起,这只不过是考虑到我对她来说还陌生,而且她又天生害羞。她是那么地纯真和勇敢,虽然她有世上最奇特的羞涩,但这没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拉斐尔笔下的圣婴一样带着深深的、甜甜的平静。这些都赋予了她,而且决定了我和她——我确信她会很快喜欢上我。这是我开始